

上班路上平均耗时超过 90 分钟,坐火车打“飞的”也不乏其人

美国350万“超级通勤族”艰辛上班路

■本报记者 陆纾文

在快节奏、高密度的一线大城市,早晚高峰时段的“通勤地狱”恐怕是上班族一天中幸福感最低的时刻。那么,每天花费多少时间上下班是可以被接受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目前有大约350万人的单程通勤时间在90分钟以上,比2005年增长了31.7%——他们被称为“超级通勤族”。

旧金山居民一生有500多天在上下班路上

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5年间,美国人的平均通勤时间从单程21.7分钟增长到约26分钟。与此同时,英国《每日电讯报》引用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上班族单程通勤时长约1小时,澳大利亚和瑞典约半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如今的通勤时间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仅增加了4.3分钟,已十分不易。成绩的背后与美国快速发展的家庭办公模式密不可分。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美国在家办公的人数增长了76%,大大降低了通勤压力。

不过,抛却家庭办公给一小部分人创造的福利,更多的美国上班族正在饱受“通勤地狱”所带来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17年,有8.9%的美国人在单程通勤中花费1小时以上的时间,导致每日的实际上班时超过10小时,比标准工作日延长了两小时。

每年,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超级通勤者”行列。美国ABC新闻台近日援引地产网站Apartment List的调查报告报道,旧金山湾区及周边地区是“超级通勤者”数量最多的地区,人数超过12万。如果按“超级通勤者”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计算,那么位于旧金山以东约100公里的斯托克顿市则排名第一。通过对美国不同城市居民一生中的通勤时间进行分析计算后发现,以工作45年、每年工作250天计算,旧金山居民一生中有500多天在上下班路上,而幸运的蒙大拿州大瀑布城的居民只花费244天。

“最牛通勤者”每天上下班7小时

每天花费3小时在上下班路上听起来已十分夸张,不过在美国350万“超级通勤族”中,耗时两倍于此的人也绝非个案。

余拉是一名在旧金山工作的普通公务员,居住在距离旧金山市中心130公里外的斯托克顿镇。工作日凌晨2时15分,余拉在闹钟中醒来,收拾家务,准备早餐,然后踏上长达3小时的上班路程。每天,她都需要先开车7分钟前往火车站,之后搭乘4时20分的Altamont特快列车。1小时后,列车停靠Pleasanton站,到这里,余拉的上班路才进行一半。接下来,她需要在蒙蒙亮的天色中搭乘公交,前往地铁站。当余拉到达旧金山湾区地铁系统蓝线的起点Pleasanton站时,站内几乎空无一人。早上7时,她终于抵达目的地——旧金山市政中心站,迎接她的是一天8小时的紧张工作,以及另外3小时的回家路程。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像余拉这样搭乘火车上下班已属通勤的极限,然而在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上班族将飞机作为日常交通工具。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名叫柯特·巴丁斯基的加州男子每天花费6小时,搭乘通勤飞机往返于相距568公里的家和公司之间。他一周上班5天,工作日早上4时55分起床,从位于洛杉矶的家出发,驾车15分钟抵达机场,再乘坐大约90分钟的航班前往旧金山北部的奥克兰机场。为确保在8时30分左右到达办公室,为避开下班高峰,他通常在17时下班驱车前往机场,搭乘19时15分的回程航

班,最终在21时左右抵达家中。为了不限次数地乘坐通勤航班,巴丁斯基每个月需向航空公司支付2300美元。

不过,无论是余拉还是巴丁斯基,都算不上美国的“最牛通勤者”。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48岁的美国男子瑟蒙德·奥尔福德花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长达7小时,几乎相当于一个额外的工作日。奥尔福德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切斯特菲尔德县,却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司法部工作。每天他都要途经3个大城市和11个县,横渡3条大河,往返354公里上下班。在接受采访时,奥尔福德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离家人近一些,为此他已坚持了16年。

“把上班路当作锻炼”是忽悠人的

诚然,并非每一位上班族都像余拉、巴丁斯基、奥尔福德那般艰辛,但随着日益增长的交通压力和居住成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超级通勤族”也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显示,通勤时间的增加会大大降低上班族对工作的满意度,甚至减少一个人享受休闲时光的兴趣。在对大量通勤文献进行研究后,美国Science of us网站总结了一系列“通勤真相”。

早早地去上班是你一天中最糟糕的事,晚下班则位列第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认为,尽管每天都在

重复相同的路,但人们永远都不会适应通勤。不过尝试新的通勤方式或许能改善上班族的心情。根据麦克吉尔大学针对3377名乘客所进行的调查,相比开车、公交和地铁,走路、骑车、火车这3种通勤方式会让人感觉更加舒适。

长时间的通勤甚至会毁了一个人的婚姻,但如果通勤方向一致,则会让夫妻关系更亲近。一项涉及200万瑞典已婚人士的研究发现,车程45分钟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的离婚率要比不需要通勤的人高40%。另一项的调查发现,夫妻前往相同方向的工作地会令他们对彼此的关系更加满意。

你或许听过“把上班路当作锻炼”的

说法,但科学家认为,人们花费在通勤上的时间,并不能用来锻炼或补充。一项跨度5年的研究显示,平均每天花费50分钟通勤,会导致睡眠时间减少11.03分钟和锻炼时间减少1.29分钟。而对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的“超级通勤族”来说,则意味着要减少44.7分钟的睡眠,同时比在家办公的人减少了63%的锻炼时间。

好消息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通勤1小时的上班族会比在家办公的人薪水高40%。此外,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尼古拉斯·爱普雷发现,通勤路上同陌生人聊天的上班族会比其他人更享受这一天的时光。



高峰时间的纽约地铁站内,上班族们忙着挤地铁,为生活而奔波。

视觉中国

纽约太贵了,41%的人“住不起”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弛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3月中旬发布的2019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纽约与首尔和哥本哈根并列全球最贵城市第7名。这个排行榜上并列第一的城市是新加坡、巴黎和香港。这项调查在全球100多个城市对160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采样,以纽约的物价为基准分100分进行打分,然后进行比较和排名。《经济学人》已连续30年发布相关调查报告。

每天一睁眼,就要把250美元租金交给房东

纽约这个排名第7的“基准”城市物价到底怎样呢?纽约市分为5个区,分别是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每个区的物价其实也不尽相同。记者以曼哈顿为例,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来简单介绍。

在纽约吃饭不便宜。一个人吃一顿较实惠的午饭,比如一碗日式拉面,或是一个汉堡套餐,大约需要花费15至20美元。纽约很多餐厅的午餐套餐基本在这个价位。去中档餐厅点菜,人均大约需要花费30至40美元。在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地,有一些小餐馆会有5美元的盒饭,一般都比较简单,仅能果腹,不会给你太多进食享

受。如果自己做饭,价格会便宜些。在曼哈顿,一盒鸡蛋12枚,大约4美元;1加仑(约3.8升)牛奶大约5美元;土豆每磅(约0.9市斤)大约1.3美元;小葱一把四五根,约1.5美元;牛排15至20美元一磅;苹果约3.5美元一磅。

吃饭如此,房租更是高得吓人。2019年2月,纽约市的平均房租是每月3369美元。在曼哈顿中城,一间两室一厅的中档公寓的房租大约每月4500至5000美元。而在曼哈顿下城的翠贝卡区,房租平均每月6000至7600美元。每天一睁眼,什么钱都还没花,就要把250美元交给房东的感觉真让人抓狂。

在纽约,出行也很贵。纽约的公交系统很发达,在曼哈顿岛,乘坐公交可以到达岛上每一个地方。纽约的地铁票统一价2.75美元,只要不从地铁出来,可以随意换乘。公交和地铁之间、公交和公交之间可以在2小时内免费换乘一次。一天内如果在曼哈顿到数个地方办事,仅坐公交就可能要花费10多美元。纽约出租车起步价2.5美元,每1/5英里(约322米)0.5美元,从曼哈顿打车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大约需要60美元。如果你自己有车,花费也不小。除去加油、保险、保养等常规费用外,曼哈顿的公寓楼停车场或公共停车场一般会收取车每月450美元至600美元的停车费。如果是按小时计费停车的话,每小时20美元

就已经是比较实惠的价格。

不过,纽约的服装鞋帽的价格并不贵。当然,如果一定要到第五大道和名品专卖店去买,那基本上可以“上不封顶”。一般来说,中国国内较为认可的国际品牌服装,在纽约都有较为亲民的价格。一件衬衫或一条牛仔裤大约35美元,一双运动鞋大约50美元,具体还要看品牌、款式、质量和店铺地段等情况。即便是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在一些断码甩卖的折扣店里,名牌T恤也可能七八美元就能拿下了。

仅仅10个月,有逃离意向的市民增加10%

越来越多的纽约市民认为,他们无力承担纽约居高不下的物价,有意逃离纽约,搬到外地生活。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在3月20日公布的民调显示,41%的纽约市民称,他们预计自己会在5年或更短时间内离开纽约,前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仅仅在10个月前,同样的民调显示只有31%的纽约市民有意搬离纽约。

《纽约邮报》报道称,尚未逃离的人在抱怨,已经逃离的人丝毫不后悔。“他们正在让这座城市成为富人的城市,他们在扼杀中产阶级。”出生于皇后区、现年49岁的律师阿里·布伊特朗表示,“我很多朋友不得不搬到佛罗里达、得克萨

斯和俄勒冈生活。你走进纽约小店,每加仑牛奶5美元,洗发水13美元。你知道一间一居室的房租是多少吗?1700美元!这是怎么了?”

50岁的罗伯特·卡彭特表示,他2016年从纽约的布鲁克林搬到新泽西州居住,工作仍然在布鲁克林,每天只增加了15分钟的通勤时间,但每个月能节省大约300美元开销,长期看,省下的钱还是很可观的。

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观点指出,美国中产阶级逃离纽约还有一个原因是纽约的税太高。纽约市的消费税率是8.875%,如果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左右,个人所得税可能要交24.1%,这在全美属于较高水平。2017年生效的新的联邦税收政策的部分抵扣条款对富人不利,这些都使得富裕的纽约人想要搬到税率更低的地方生活。

中产阶级对纽约的高物价已经十分有感,通常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少数族裔的情况就更糟了。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29%的白人受访者表示无力承担纽约的生活成本,而有相同想法的少数族裔受访者比例高达45%。有47%的少数族裔表示,他们预计在未来5年内离开纽约,只有27%的白人受访者有同样的想法。(本报纽约3月27日专电)



《经济学人》3月23日

数字版权法意义深远

在社交网络时代,全球最有价值的20家科技公司中有15家位于美国,只有一家在欧洲。然而,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把目光投向欧洲而非美国。欧洲议会26日通过数字版权法,旨在让人能控制自己的隐私和由此产生的利润,并防止巨头垄断。



《时代》4月1日

“绿色新政”光环褪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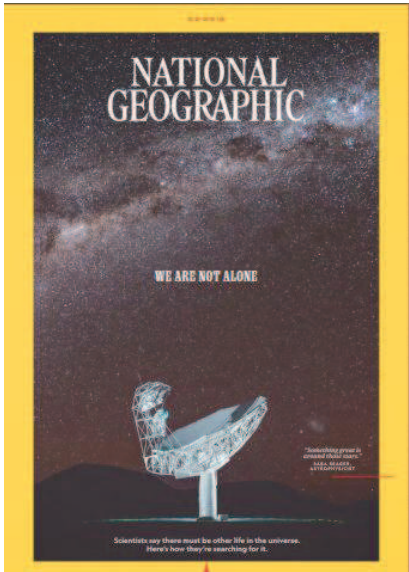
仅次于特朗普,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成为美国第二热门的政客。这位29岁的女众议员已经使得2020年总统候选人支持她的“绿色新政”,她是自奥巴马以来最好的故事讲述者,也是现在唯一有明星光环挑战特朗普的民主党人。但2月民调显示,近7月来她的支持率下降了10%,并引起部分民主党人不满。她似乎更热衷于发起运动而非关注选举。



《纽约客》3月25日

英国70%年轻人不愿“脱欧”

如何理解英国“脱欧”?本期封面的画家马克·乌里克森回答:“这让我想到了大本钟!”时间滴答逝去,距离“脱欧”公投已过去近3年,最令人不安的一个问题是,赞成“脱欧”的那代人并不需要为“脱欧”承担后果,而在需要承担后果的24岁以下年轻人中,70%不愿“脱欧”。



《国家地理》3月

如何找到外星生命

今天我们确认大约4000颗系外行星,大部分都是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的。去年10月,开普勒耗尽燃料“退役”,但它激发了更多新的太空望远镜展开对外星生命的探索。

行走世界

■苏文捷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并不大,主校园内任意两点之间的步行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所谓的普林斯顿镇就更加迷你——一条顺着校园最北端以东西向延伸的拿骚街,以及与之相交,向北辐射的几条商业街而已。

毗邻拿骚街,正对着威廉斯彭街敞开着的是学校著名的老校门费兹兰道夫门。一进老校门,便可看到校园内最重要的历史建筑——拿骚楼。这座1756年建成的三层棕灰色砖石建筑,在无数的日子里,见证着这座校园里的精英文化。

不到50年前,1970届的普林斯顿毕业生首次呼吁永久关闭老校门。因为在校园北边,沿着威廉斯彭街向两边扩散的街区,历史上是一个庞大的黑人社区。1680年左右,黑人在这座大学建立之前,一些自由身的黑人就在普林斯顿镇安家落户。讽刺的是,其后200多年间,这个黑人社区的扩大与当地白人精英对仆役的需求息息相关。在一本关于普林斯顿非裔社区的口述历史书中,大

量老人谈到,他们在这座永远紧闭铁门的阴影下度过了童年,其中很多人也曾在这个校园的角落里辛勤劳作。

1970年前后,普林斯顿大学发生一些根本性转变,女性首次允许接纳入学,少数族裔的招生亦逐渐开放,校门永久敞开,校园与其北边黑人社区之间不成文的隔阂逐渐淡化。

然而,很多平权举措常常伴随着无奈。拿骚街以北的区域成为普林斯顿精英文化的辐射区,地价房租日益飙升,壁垒的瓦解也意味着黑人社区消亡。在校园西北处,与威廉斯彭街平行的帕默尔广场,如今是普林斯顿镇的商业文化中心,这里有大牌服装店和人均消费动辄上百美元的餐厅。每到周末,一些住在普林斯顿周边的美国人会牵着大狗前来度过一个休闲的午后,到周六傍晚,这里还会举行小型露天音乐会。这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在过去是几百位黑

人的家,现在黑人社区日益缩小亦被迫北移,如今要过了拿骚街,再沿着威廉斯彭街走20分钟才可以发现他们的存在。

不难发现,如今普林斯顿镇上80%的餐厅和品牌商铺都属于奢侈消费的范畴,其主要对象大多是络绎不绝的游客,以及住在周围豪宅内的富裕家庭。对于大部分囊中羞涩的博士生和教授来说,可能永远只是在一家固定却又品质堪忧的餐厅内解决伙食。

年过七旬的导师基本只在午餐时间才有空和我面谈,他痛恨中午校园内水池不通的售卖简餐的咖啡厅,于是带我去教授餐厅谈话。教授餐厅所在的建筑叫展望楼,曾是校长及其家庭的私人居住区域。1904年,时任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烦恼于从花园抄近道的学生,决定竖起铁栏杆,将校园中心5英亩大的校长住宅区与师生们彻底隔离开来。而后,又到了1970年前后,校长永远搬离展望

楼,铁围栏不再关闭,但仍被保留至今。

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极强的威尔逊在担任校长以及后来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都作出过巨大贡献,普林斯顿校园内也充满了他的印记,包括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术宿舍、纪念碑和著名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但在2015年冬天,一批本科生要求撤除校园内任何以威尔逊名字冠名的建筑,因为对于越来越多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来说,这个学校的许多传统显得不合时宜。

如今,展望楼内的花园洋房在中午被用作教授餐厅,到傍晚常常举办鸡尾酒会和晚宴,招待前来讲座交流的知名学者。展望楼中午的饭菜质量远胜于其他餐厅,于是多年来博士生也常常在此解决午餐。但是,在普林斯顿执教40多年、为人老练的导师总是严厉地对我强调,按照规定博士生不得在无教授的陪同下自行前来用餐云云。最近几年的

变化,愈加牵动了他的神经。一日在路上偶遇导师,他颇为愤怒地对我抱怨:展望楼最近出现了大量成群结队的理工科博士留学生。他试图让措辞尽量礼貌,但话里话外充斥着对这些留学生衣着随便、谈吐大声、礼仪欠缺的诧异和鄙夷,“他们不属于这里!”

相比背景更多元、社群文化更宽容的理工科学科,在人文科学求学的留学生也许更能理解,在很多学科里,那道看不见的“铁门”仍旧存在。导师眼中不堪入目的留学生其实和我并无不同,而我只是在漫长的求学岁月里习得了一道道铁门内先求生、后求知。

像导师这样拥有老派精英经历的传统人文科学教授,即便还未丧失对新鲜事物的求知欲和尊重度,但也不会去深刻体谅这些背景多元的留学生。在普林斯顿,看得见铁门早已被打开,但在导师心中,或许又筑起了那道“铁门”。